

一席家常味

■ 蔡志强

桃炖龙骨汤,这是父亲钟爱的味道。

父亲笑着说起,五指毛桃是好物,能健脾补肺、行气利湿、舒筋活络,性质温润不燥,最适合这个时节饮用。草本独有的清香融入汤中,搭配龙骨慢炖,滋味愈发醇厚。儿子尝了几口,连连夸赞汤味鲜美,父亲闻言眉眼舒展,叮嘱孙子多喝几碗。

不多时,三份煲仔饭陆续上桌,热气裹挟着浓郁香气扑面而来,氤氲的白雾瞬间蒙住了我的镜片。轻轻摘下眼镜,眼前方才清亮。父亲慢慢拨弄着饭粒,感慨道:“煲仔饭最是鲜香,锅底的锅巴更是一绝。只如今年岁大了,肠胃不济,换作以前在生产队时,这样的饭菜我能吃上三四大碗。即便如今吃不动,闻着这股焦香,心里也欢喜。”

儿子听得好奇,打趣爷爷食量惊人。我笑着补充:“可别小看你爷爷,那时候平日里难得吃上一顿白米饭。”儿子似懂非懂,目光在我和父亲之间来回打量。

望着日渐老去的父亲,我心中百感交集。他发丝日渐稀疏,黑白相间,

颧骨愈发明显,面容不复往日饱满。如今食量锐减,稍吃多些便难以消化,每每见此,心底总涌上一阵难言的怅然。

记忆不觉飘回往昔。从前父亲骑着车,载着我和冬瓜赶往市集售卖。他紧握车把,臂膀肌肉紧实,汗水顺着臂膀缓缓滴落。卖完蔬果,总会带我吃上两三个糯米饭团,再喝上一大碗开水。那时的他,终日操劳农活,从不说累,肠胃也向来康健。在年少的我心中,父亲便是顶天立地的靠山,是无所不能的巨人。

结账时,店家特意过来问,米饭按说的煮烂了,父亲吃着惯不惯。父亲直点头,说正好,下次还来。出了店,雨已停了,空气里都是泥和草的味道。路上灯光闪烁,照着湿漉漉的地面,亮闪闪的。

父亲驾驶电驴离开,影子拉得老长。我跟在后头看着,心里忽然想,幸福这东西真简单,一餐朴素便饭,三代同堂围坐,笑语融融。原来幸福从不必繁复,寻常烟火,便是人间最踏实的快乐。

雨中喜宴

■ 董彩霞

人这一生吃过的酒席数不胜数,有隆重体面的酒店宴席,有热闹温馨的乡村喜宴……但我最难忘的,当属前段时间和老同学共赴的一场满月宴。

那天一早,阳光明媚。我和几位老同学相约,奔赴老同学阿秀的孙子满月酒。

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,不一会儿就到了阿秀家门口。乡下的喜宴最有人间烟火气,只见大红拱门高高立起,喜庆的气球迎风飘扬,院里院外整齐地摆满了三排大圆桌,上面齐刷刷地顶着三排红色喜庆的遮阳棚。大厨在灶台前忙得热火朝天,鸡鸭鱼肉的香气扑鼻而来。乡里乡亲、亲朋好友齐聚一堂,人声鼎沸,喜气洋洋。

东道主阿秀同学穿着一身得体的套装,显得十分精神。她满面春风,正忙着招呼宾客人座。看着她忙前忙后的模样,我们不由得心生感慨。往日嬉笑打闹、并肩读书的日子还历历在目,可如今的我们已经跨进爷爷奶奶的行列了。我们几个老同学围坐一桌,天高地阔地聊天,轻松又热闹。

11点半左右,宴席正式开幕。一道道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的硬菜接连上桌,软糯的扣肉、鲜香的鸡鸭、肥美的鱼虾,摆满了整整一大桌,满满都是农村真诚的烟火味。大家纷纷拿起碗筷,准备好好享用这顿喜庆的满月宴。

谁料,天有不测风云,方才还晴空万里,眨眼间乌云密布,狂风呼啸。大红拱门霎时东倒西歪,气球一个接一个飞了起来,遮阳棚被高高顶起,桌布也被吹得肆意翻飞。

大家还没反应过来,豆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狠狠砸落下来。不一会儿,狂风裹挟着暴雨席卷了整个宴席现场。突如其来的暴雨,让满院宾客猝不及防,场面顿时从喜气洋洋变成手忙脚乱。

慌乱之中,有趣的画面接连上演。反应快的乡亲立刻打开雨伞,几个人挤在小小的伞下,脑袋凑在一起,一边躲雨一边抓紧吃菜,模样滑稽又可爱。没带伞的宾客,干脆放弃躲避,顶着风雨淡定干饭。

风夹着雨水不断地打在遮阳棚上,水花四溅。我们被打湿了头发、溅湿了衣衫,却丝毫没有放下碗筷的意思,一边淡定吃席,一边谈笑风生。我们几个老同学嘻嘻哈哈,笑作一团,一边躲避风雨袭击,一边不忘举杯祝福。原本热闹的乡下满月宴,彻底变成了独一无二的“雨中特色喜宴”。

阿秀又好笑又愧疚,不停招呼大家躲雨,连连感叹这场雨来得太不是时候。可宾客们全然没有怨言,反而笑声不断,都说雨水冲喜,寓意更好,小宝宝日后必定福气满满、一帆风顺。

大雨来去匆匆,十几分钟后风雨骤停,清风拂面,空气格外清新。经过一场风雨的洗礼,宾客的热情非但没有消减,反而愈发高涨。大家继续推杯换盏、畅谈欢笑,老同学相聚的温情、亲朋好友的祝福,冲淡了风雨的狼狈,只剩满满的喜庆与欢乐。

这场特殊的满月酒,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,变得格外难忘。人生难得相聚,老友难得重逢。一场风风火火的雨中喜宴,淋湿了衣衫,却热闹了时光。



雄视(中国画) ■ 张海燕

山长水阔知何处

■ 汪昕彤

窗外种的几簇松竹,悉悉索索地响着。他再次铺开一张纸,研墨,蘸笔,静静沉吟了半晌。

起笔处,一整座高山拔地而起,从右往左巍巍地延伸开。笔墨微枯,长披麻皴刷出峦顶沟壑;毫尖蘸墨,米点皴点出层林浓荫、怪石成堆。如珠玑般随处散落的树与苔,闪烁着墨黑色也掩盖不住的生机,几户人家藏于其间,行人可以随时敲门问茶。满目是繁华的山水,就连远山也笔墨浓厚。这是如惊雷般的开篇,摄人心魄。

在你印象中,同这景物一样繁丽的地方,只有十二岁时的平江路。紫阁朱楼,玉勒雕鞍,车水马龙,蛾儿雪柳。你春风得意地去参加神童科考试,走在大街上,一边好奇地张望,一边预想着自己过上此般生活的情形。静穆的试室里,小金炉飘出细细的香烟,满屋是沉香木和墨混合的气味,你答着试卷,四书五经,行云流水。不经意,透过红木窗格,你瞥见一只小鸟,羽毛斑斓,如被风簇拥着一般,滑向蓝天的远方。你不禁幻想它如何飞过那些坊市,如何停在宫殿屋檐上,如何被公子王孙所喜爱,用青瓷装蟹粉来喂它……做着做着白日梦,忽地记起你在考试呢,才连忙继续写。回到平阳县里,人人都赞你定将一举高中,平步青云。似懂非懂间,你又痴痴地想起那街景,那只鸟,灿烂的幻想一不小心溢到脸上,化作嘴角的微笑。

他已经画满了一张纸,又铺开另一张,接着再画下去。然而笔触却萧瑟了。大片的留白——那是缥碧的富春江——淡入大气的远山,峭楞楞的一岸枯木,便再也没有别的了。一汪静默的写意之中,只有横秋霜气凛凛尚可捉摸,在江面游荡,枯瘦了无情草木,冷清了人间好景,穷秋了富春山水,荒凉了整个世界。岁华摇落,山水岑寂,鸟飞与人踪都绝,就是独钓寒江雪的渔翁,也不曾留一个,恍然若梦醒后的世界。“其意萧条,山川寂寥。”他呵呵笑了,想起这句来。

他闭起眼,思索了一阵。控着细细的笔尖,横向长皴,写出丝丝水纹,将富春江从萧索引向朗润的世界。画高山,披麻皴兼着山岚的飘逸与山壑的沉雄;画远山,向左右渐铺渐远,渐铺渐淡,最后远影碧空尽;画山间,山麓隐隐见出的小路,又顷刻

随山势转入将去。山高山低,树浓石淡,似有还无,峰回路转,生命的繁盛与凄冷交织难分,但它们本便是造化一体,又何须分辨?不知何处是归程,恰似处处是归程。还要什么呢?是了。两笔渔舟,一个小台,几粒人物,渔樵隐士便足矣。他无意要造景,笔随眼动,眼随心动,心呢,随造物而动吧。

加入全真教后,你自号“大痴”,带着两个杯琰,一个瓦盆,漫游在江南山林中。世道动荡,百姓皆苦,凡找上门的,就拿出杯琰给他们算一卦。你推演时,人们静静地望着你,畏惧与期待的神色,时不时在灭亡式的沉默中浮动。你把卦象解给他们,否泰剥复,不添一句谎话。赚不到什么钱,就走到哪住到哪,最爱坐在乱石堆杂草丛,拿个瓦盆装酒喝,也爱跟赵孟頫学画画,做个高龄小学生,更爱看河流入海,激流轰浪,暴风雨要来时,海风卷起阴郁的水浪,呜呜似有水怪悲鸣,你只坐在礁石上,痴痴地望着。害怕的人们说你疯了。可潮起潮退,如同人来人往,世事起落,都是一时之事,又何惧之有呢?后来你终于定居,在富春山居。望峰窥谷,从流飘荡,任意东西,行到水穷处便坐,山中习静动辄一整天。出游随身带着画具,兴至直接画画,兴尽就回家吃饭。无用师请你为他画一幅长卷,你欣然答应用三年给他画。

远山已远,他用枯笔淡墨,皴擦出一道荒芜的石头岸,一痕长长的江堤,上下一白,唯有两撇渔舟,静静空浮于留白的江上,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然后他蘸浓墨,最后一次,画了一座拔地而起的高山,繁华葱茏,如乐曲的最后一个重音,如他电光石火的大悟,如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波澜壮阔,如顿觉的瞬间,如心之至高。最后,线描与墨带,交织成远山与堤岸,渐拖渐远,如袅袅的余音,消失于最后的留白中。高高低低山,起起伏伏水,平顶松,枯树,怪石,苔,人,归入空白的大寂静,就此完结。

听说徐寿辉的兵乱要到富阳来了。无用接过画时,这么说。要去北方避一避么。

他笑着叹息一声,摇摇头。仰头望着天,那么高,那么远,那么青的天。

无妨,这《富春山居图》终于完成,大痴道人此生,亦完成矣。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诗三首

■ 朱庆良

七夕

孤星月半残,
黛宇浸清寒。
鹊桥今何处,
金风莫倚栏。

游玉湖水库

叠嶂青葱漾碧溶,
岚光浮水映纤容。
游鳞拨浪迎来客,
四海相逢意自浓。

游信宜三唛顶

墨浪千层卷,
云峰漫晓天。
蝉喧三唛岭,
茶艳信宜巅。

化州十景

(组诗选三)

■ 谢鹏

孔庙感怀

古堞颓垣忆旧踪,
今逢盛世焕新容。
红墙绿瓦凌霄起,
画栋雕梁映彩重。
礼乐千年延不绝,
弦歌四海仰儒宗。
齐家理国初心守,
薪火相承意韵浓。

题宝山积翠

叠翠层峦接远苍,
宝山佳景动诗肠。
礞岩育得橘香溢,
古树招来鸟语扬。
烈士丰碑昭日月,
先贤遗志国魂彰。
凭栏极目罗城阔,
袅袅炊烟入韵长。

鉴水秋晚

雁掠秋云柳拂波,
浪光摇滟映霞多。
微风飒爽舟轻渡,
莺啭荷边语絮和。